

焦點
關注

陳光南

香港的暴亂已經延續了四個多月，嚴重打擊香港百業，也使得香港的國際商業聲譽急劇下降。香港正面對着一場聲譽和經濟崩潰的災難。具體的標誌是法律基本沒有辦法執行，打砸中資銀行、破壞港鐵站、搗亂和搶掠商店、對不同意見的市民進行私刑、警察和家屬被起底……法律未能有效執行，改為申請法院的禁制令，「禁蒙面法」效果不彰，《緊急狀況規例條例》沒有好好採用。這種種現象，都不是一個有管治意志的政府應有的表現。有人說，對於暴徒的姑息，其實是對守法和擁護政府的市民的殘忍，也是對敢於負責忠於法律的警隊的殘忍。

政府豈能放任顛覆行動？

從來沒有一個政府願意讓警隊流血流汗又流淚，讓執行法律的公務員擔心受到報復而無力作出保護，更加沒有一個政府面對顛覆政府的口號而採取開綠燈的立場。這些顛倒了政治倫理的現象的出現，其背後是綏靖主義橫行無忌，也是英國撤退前埋下的定時炸彈爆發的結果。人們可以看到，儘管香港有《公安條例》處理暴亂問題，但是法庭的判決卻是採取了縱容的政策，「佔中」發起人可以判處緩刑，可以判處社會服務令，不用坐監；大學校長不願學生參與暴動的事實，反而譴責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更可惡的是，高聲呼叫「光復香港 時代精神」的人，可以大搖大擺參加區議會選舉。但這些人無法否認區議會是

香港建制的一部分，由基本法授予權力和運作去顯示其存在，推行這種政策的人，其內心深處是基本法在某種條件下可以完全不執行。現在的區議會選舉已經在黑色恐怖之下，建制力量受到了暴力的威脅，議員辦事處被破壞、參選人的宣傳旗幟被搶走、義工隊受到了人身威脅，更有電台主持人在社交媒體煽動沒收長者身份證，不讓其參加投票。所有這些威脅公平選舉的犯罪行為，法例都沒有得到執行，有關部門好像裝聾扮啞。

最令人憤怒的是：美英議會可以顛倒黑白，把暴力攻進立法會、燃燒彈攻擊政府總部和警署，打砸銀行和商號，癱瘓機場和交通等違法行為，說成了「基本法保證的人權和自由」、說成了「和平示威」。英國上議院通過無約束力動議，呼籲給予「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人」居留權，要求英聯邦國家給予港人「第二公民」身份；美國副總統彭斯更加說「要與香港的和平示威者站在同一戰線」云云。

在外國勢力干預下，特區政府卻表示暫不考慮再次引用「緊急法」制訂其他止暴制亂措施。正因如此，香港出現了綏靖主義政策削弱管治的現象，部分部門未有全力支持警方的止暴行動，香港電台充斥反政府的節目、政府新聞處未有推行統一發放記者證制度，防止假記者阻撓警員執法、食環署未有依法清理各區的所謂「連儂牆」。

回歸已22年，亂港勢力不斷滲透到建制內部，利用政府公器，進行宣傳和洗腦活動，鼓吹「獨立」，「兩制」對抗「一國」，控制了許多部門的權力，教育部門更是重災區，國民教育一

片空白，通識教育出軌，禍害了整整一代人，為綏靖主義大行其道準備了土壤和氣候。

今天英國與八十年前十分相似。英國經濟下行，貧富懸殊，競爭力下降，財政赤字巨大，福利主義和民粹主義橫行，政客不敢承擔責任，不斷更換政府，政黨勾心鬥角，在「脫歐」問題上不斷折騰，於是使用綏靖主義轉移視線，矛頭指向中國。

對暴徒絕不可能「和解」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英國陷入了經濟衰退之中，蘇聯的經濟冒起了，納粹德國希特勒宣布了反共的政策，英國的保守黨的首相張伯倫提出了綏靖主義外交路線，大力支持德國的反共政策，犧牲捷克和波蘭的利益，極力縱容德國在歐洲擴張；對於東方的日本侵略中國、侵略亞洲，英國採取了從遠東撤退的政策，助長了日本的野心。綏靖主義有一個特點和目標，就是用狡猾而隱蔽的手段，實踐反共的目標。

今天的香港有部分人，包括某些財團，對於內地經濟不斷發展，對於中國走到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央，感到了不安。所以，有意無意之間要創造一個與暴亂分子和解的格局，要對暴亂分子網開一面，實際上要讓「拖亂延暴」的局面出現，讓愛國者陣營在未來的選舉中受到消耗和打擊。任由建制派議員辦事處被破壞，選民安全受到威脅，正是綏靖主義的衍生物。

資深評論員

一針
見血

卓銘

大律師公會執委、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日前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中，指香港這場政治風波的問題根源在於政府，認為政府和警隊應該向公眾致歉。這很明顯就是隔空向早前因不滿大律師公會未譴責暴徒暴力、故憤而離任公會副主席的蔡維邦開火。駱應淦之意，就是今次事件的癥結在於政府，故大律師公會只譴責政府不算偏幫暴徒，而是「捍衛法治的應有之義」。

也許有些讀者不知道，駱應淦當年曾為「七警案」中的警員打官司，他當時在法庭上曾說過非法「佔中」期間，警員需長時間工作，而且遭示威者辱罵是「狗」、「黑警」，更有多名警員受傷，認為法庭判刑應考慮這些因素。但時至今日，駱應淦自己便沒再考慮警員更惡劣的執法環境，無視暴徒更駭人的暴力行徑，簡單一句「負責執法的警方都成為問題之一」，便把所有責任推給政府和警隊。

駱應淦在「家書」中表示：「是那些掌權者的頑固，播下了暴力的種子。」指是政府不理民意，最後由6月12日的警民衝突開始，令暴力一發不可收拾。毋庸諱言，如果說政府在今次事件中毋須負任何責任，無疑是睜眼說瞎話，但若說政府是唯一需要負上責任的角色，那明顯也是不折不扣的廢話。

如果暴力的根源是政府，那如今政府已作出讓步，保安局局長上周在立法會上，已清清楚楚宣布正式撤回修例，但現實中暴力有否停止？剛過去的周末，香港還是烽煙處處，足以證明問題根源仍然存在，而暴徒的所作所為，早已跟暴亂初期打着的「反修例」旗號無關。

一粒種子光靠自己，是沒辦法發芽成長的，必須有人在旁澆水、施肥、提供足夠光線，才能結出果實。駱應淦只說出事件的

誘因，但沒有提到某些人、傳媒如何抹黑修例、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並在暴亂爆發後一直煽動市民對政府和警隊的仇恨，令「暴力的種子」在短短四個多月內急速成長。駱應淦沒有說出這點，也許是因為他不知道，或許是他裝作不知，又或許他作為大律師公會成員也有份為種子澆水，所以想撇清關係嗎？

駱應淦也知道光是說之以理，市民一定不會認同暴徒所為，故唯有動之以情，形容年輕人「準備好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來換取改變」，又指「如果他們是我們的親生子女，或是我們的孫仔孫女？我們會作何感想？」這種把暴徒塑造成受害者的把戲，亂港派這段時間內已不知要過多少次矣！彷彿只要暴徒被捕、流了血，就可以自動正當化所有違法行為。這是試圖將市民的同情心凌駕於法律，將香港這個法治社會改造成人治社會。

如果因為同情暴徒而不追究刑責，那些被「私了」的無辜市民、被淋腐蝕性液體的警員、店舖被打砸的老闆員工、由於車站被破壞而影響日常生活的市民，他們的公義可以得到伸張嗎？試問如果這位大律師的親生子女，或是孫仔孫女在街上四處縱火、打市民、打警察、破壞商舖，你會作何感想？

駱應淦在「家書」結尾說：「無論今天的香港有多撕裂，我依然相信，明天會更好！大家保持樂觀，希望幾年之後，一同共享收成期！」人保持樂觀總是一件好事，但依目前境況看，香港社會的明天、後天、大後天，仍會繼續撕裂，而且情況沒有最差、只有更差。如果只保持樂觀，放任現狀繼續惡化，不知幾年之後，駱大狀還等不等到「收成期」？更何況，他所要的「收成期」，又是否暴徒肆虐的無法無天境況？

黃之鋒是美「第五縱隊」成員？

2019年區議會選舉提名已經結束。除黃之鋒外，幾乎所有亂港派候選人已經收到了選舉的確認信。

黃之鋒是一名出生在反共家庭的香港市民，從小就與父母參與紀念「六四」集會，其間被美國駐港機構相中。他的反共與反華立場是合二為一的。繼2012年牽動「反國教風波」後，他在非法「佔中」等群體事件中也跳得很高，數度進出監獄。

如果把當前香港動亂看作是西方早有預謀的反華事件，黃之鋒則是較早被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培養和捧出的香港「民主鬥士」，意在鼓動港青以他為榜樣，衝擊「一國兩制」和顛覆內地政權。

黃之鋒及其關聯政治組織反覆提出「爭取香港設立公投法」、「以公投修改基本法」、「民主自決」香港未來等主張，並以此為他們的行動綱領。實際上，就是要讓香港成為一個獨立或半獨立於中央政府的政治實體，是「港獨」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有別顯性「港獨」分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黃之鋒稱自己為中國人，為的是謀日後在香港從政，在建制內反對「一國兩制」。不難看出，是幕後有人為黃謀略，而他只不過是受命於美國反華勢力，在台上演出的一名小丑。

由於堅定的反共反華立場，黃之鋒特別受到西方政客和媒體「寵愛」。他多次赴美「唱衰」香港，要求美國對國家和香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也屢次被西方政要接見，頻繁由他人代筆在西方媒體上發表文章。

與其說黃之鋒是在香港出生

的中國人，不如說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美國安插在香港的「第五縱隊」成員？而現在，黃之鋒卻要參加區議會選舉。

在香港，不論是立法會或區會議員的薪津均是由公帑支付。而應否讓一名公開要求美國對國家、香港施壓的「第五縱隊」成員進入特區的建制，消耗香港的公帑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黃之鋒對美國人馬首是瞻，為美國人的利益服務。那麼，他既然想從政，為什麼美國人不培養「黃皮白心」的他在美國參選呢？那是因為美國政客不希望有人在自己的地盤與之爭食，而黃之鋒在香港搗亂卻正合他們牽制中國發展的目的。

但若讓黃之鋒那樣的漢奸進入建制，將讓香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形同虛設；而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似乎並沒有退讓的空間。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近日把一種幼小、失明、沒有翅膀的甲蟲取名為通貝里，與瑞典的那位16歲環保少女通貝里同名。

像黃之鋒那樣的漢奸，當他為西方勢力服務的時候，西方會把他當作是人物。但如果西方不需要他的時候，他又與失明、沒有翅膀的甲蟲有什麼區別呢？我並不看好青年漢奸的政治前景。至於黃之鋒會以何種方式收場，我就知道了。

說狠話，再做實事，自然效果會更好。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而黃之鋒之流亦然。

海怡西區區已報名參選人尚有陳家珮、林浩波

旗幟鮮明定性暴亂 香港才可重生

政情
觀察

楊堅

2019年10月15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TUC）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談及香港局勢，有兩點值得港人重視。

第一，李顯龍認為，香港目前困境同國際上的「分裂勢力」有一定關聯，而且他認為，新加坡對於國際上暗流湧動的「分裂勢力」沒有免疫能力。第二，李顯龍認為，新加坡面向世界，比很多地方都更加國際化，而且，新加坡更小更脆弱。因此，如果新加坡遭遇類似香港目前情況，「（外界）對新加坡的信心將被摧毀，新加坡肯定會完蛋（finished）」。

10月16日，李顯龍接受《福布斯》雜誌總編輯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專訪，又明確表示，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旨在「羞辱」香港特區政府，同意這些訴求並不能解決香港目前的問題。他強調，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運轉。如果不按照《基本法》框架辦事，很難想像「一國兩制」能夠持續下去。

就在李顯龍上述講話前一、兩天，10月14日，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派領袖被西班牙最高法院重判，大批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的示威者上街。其中，年輕示威者表示稱要「我們做一次香港」。這件事印證了李顯龍關於香港目前政局同國際上的「分裂勢力」有一定關聯的判斷。

旁觀者清，何況是一位領導與香港有不少可比性的城市國家新加坡的政治家對香港當前

政局的評語。

在香港，不僅「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即便一些標榜政治中立者也以為，只要滿足所謂的「五大訴求」，暴亂便會自動平息，社會就能恢復正常秩序。

李顯龍公允地指出，那是虛假的。作為外國領袖，他點到即止地稱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旨在「羞辱」香港特區政府。其實，明眼人都理解，「羞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非是欲取而代之以。

必須指出，由於多重因素，「黑色革命」已持續近5個月。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盡了最大努力止暴制亂。但是，香港局勢錯綜複雜，已超出他們的治理能力。香港警方竭盡全力遏制暴亂，卻被相當一部分人「污名化」，嚴重限制他們執法。香港法院囿於成規，審理暴亂案件好整以暇。大律師公會一方面以香港法治維護者自詡，一方面卻把暴亂歸咎於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

黎智英準備收割暴亂成果

必須指出，黎智英之流為蒙混過關，居然開始自稱反對「港獨」，而且一再指令暴徒收兵。面對如斯局面，香港社會各界必須思考一個愈益急迫的問題——難道聽任局勢由「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主導而把香港推向沉淪？

黎智英指令暴徒收兵，不是退卻，他在10月6日《蘋果日報》專欄中說：「我們的策略不是以激烈的對抗贏取對方，而是以道德權威

「民主」不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陸文英

持續近5個月的動亂，反映了香港深層次矛盾之糾結深重，亟須牢牢把握一場由亂達治，促使香港進行改革圖新的歷史契機。五十年不變是不可能的，變是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其實，這些問題鄧小平當年就早已預見，他指出：「如果有入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說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

是否實行所謂的「雙普選」，不是改革的唯一選擇，但是不管進行怎麼樣的選擇，萬變不離其宗，香港的一切革新圖變，都離不開回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這個根本原則下來考慮和進行。

在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多元社會搞一人一票「雙普選」，效果是否一定比實行其他政制優勝？且不說這種政制的「南橘北枳」問題，而是從未有民主的香港是否有水土不服之虞？

香港的反對派和一些激進分子要的「雙普選」，就是希圖配合西方反華反共勢力，蓄意迴避

中央主權的獨立政治實體的民主。通過所謂「一人一票」謀求選出一個可以代表反華利益、可以不對中央政府負責的行政長官，從而為他們奪取香港管治權鋪平道路。他們要的哪是什麼民主，他們的圖謀只在於分裂國家，在於「反中亂港」！

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一定要穩健地從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一定必須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要達到這一點，便須臾不能離開國家來考量。國家是香港福之所倚，榮之所繫。港人必須十分明確，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中央管轄下的地方區域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化必須以確保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對香港的主權行使作為前提，不僅要符合香港的利益，也要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遵循基本法，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港人必須清醒：過去港英政府從來沒有給予香港民主，香港的民主制度完全是在香港回歸後才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這個目標，也是基本法訂明的。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穩步快速地發展民主政

治。如果不是反對派一意孤行阻擾而流產，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的普選法案早應該實現了！

事實上，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需要的不一定是民主政治，香港的核心問題，是要爭取一個更完善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才是香港改革最新的正確方向。所謂完善，它的核心就是有更多的公平，能統籌兼顧各階層利益，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利益。

無數歷史事實都證明，隨着現代文明社會的興起，國家干預和行政主導已成了民主制度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唯如此社會才有方向，才有力量。四條小龍之新加坡，它的成功就是由於強勢進取的國家領導和行政力量，該國國家凝聚力很強，各方面都發展得不錯，社會法制嚴明，人民安居樂業。人均GDP全球排名前十位，乃居四小龍之首。香港應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要實現社會有效的治理，要成功推動社會變革，都需要有國家力量的參與以及強有力的行政主導，而不是缺乏有效的治理主體，天爭論不休的議會民主。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標，要爭取社會改革、推動民主，都需要有正確的方向和切實可行的手段。最終還須回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這個大前提下來。背離此一切都將無從談起。